

十五小豪傑



十 五 小 豪 傑

(法)朱爾·威爾恩著

飲冰子披髮生譯

章閣校註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原名“兩年間的假期”，係法國作家朱尔·威尔恩（Jules Verne 1828-1905）所著。威尔恩寫了不少冒險小說，也寫了一些遊記。他提出過關於潛艇、飛機、電傳的理想，後來都成了事實。本書所寫的乘坐風箏騰空偵察，即是一例。

本書故事近似“魯賓孫飄流記”，只是人物多了一些，時間也短了一些。主要描寫十五個青年學生，在荒島上過了兩年的艱險生活，最後終於平安返回故土。

中文譯者為飲冰子（梁啟超）、披髮生，（前十回為飲冰子譯，後八回為披髮生譯），係根據日文譯出（日譯者為森田思軒），原刊壬寅新民叢報，後來曾出過單行本。

十 五 小 豪 傑

〔法〕朱尔·威尔恩著

飲冰子 披髮生譯

章 閣 校 註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3 14/16 字數：76,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數：35,001—52,000

統一書號：T10077·181

定價(5) 0.26元

目次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1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6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11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17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景色淒涼	忽喜忽憂探險隊精神抖擻……	22
第六回	荒洞窮搜槍懷舊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27
第七回	移漂民快擇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悶葫蘆……	33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闊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39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情無言……	45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效靈成他造化……	54
第十一回	冀望洋羣兒猜白點	懺造孽歎子泣黃昏……	60
第十二回	三條票風波掀醋海	五里霧烽火鬧冰天……	66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析居	陷莽林一美人僵臥……	74
第十四回	經無量劫弱女陳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81
第十五回	解船纜佐克勇自供	駕紙鳶武安爭上達……	89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疑喜報	狗兒一吠作合救星……	95
第十七回	老伊範智擒雙奸細	勇杜番力戰一水手……	103
第十八回	殲衆魔同學慶更生	駕片帆羣兒還祖國……	113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齡乳稚。逢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竚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

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歷險儼闢新土。赫赫國旗輝南極，好個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烏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

看官！你道這首詞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闇闇，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影兒。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胥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着的。但現在已經剝落去，連名也尋不着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四個小孩子：一個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個黑人小孩子，十

三歲。這幾個人，正在拚命似的把着那舵輪。忽然砰的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個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個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連忙又向那一個說道：“杜番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了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

這四個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個孩子探頭出來，跟着又有一隻狗，蹲出半截身子。那狗三聲二聲的亂吠。那兩個孩子裏頭，有一個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地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啊，快回去吧，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着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

那兩個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然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個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進來，險些兒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去。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個孩子方才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個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不，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着那年紀小的吧，這裏有我們四個人足夠了。”

看官！你想這個船在這麼大一個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個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

不成？這“胥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個船主，一個副船主，五六個水手，難道單有一個莫科就算了嗎？又這船到底爲着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着這場惡風浪，是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上經過，遇着這“胥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由，這些孩子們自然會告訴個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個船的影子都沒有呢。

閑話休提，却說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陣大颶風。“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檣已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賸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檣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禁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個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怎麼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着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却都是濛濛闇闇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着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着，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着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

看官！須知莫科係在船上服役，自然該有些航海的閱歷。武安曾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兩個大洋，因此也學得些船上的事體。這羣孩子們自然是讓這兩個做主，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個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

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扳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着，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

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裹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才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濕透了。正要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幹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個掛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几上。還有那八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看，艙內却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偏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呢？隨後看出，却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

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安慰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微微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却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大洋的中心翱翔漂盪。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檣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

了，我們要將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

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狂奔來，鑄鑄爆爆，聲音亂響，崩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台，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邊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夠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要沉定了。武安、杜番、俄敦三個，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武安嚶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却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圈，投下繩索吧！”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才走到。便又高聲叫道：“莫科，莫科！”却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呀呀”的兩聲，那聲音更沉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暗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舢舨中間，有一個孩子的身體橫倒在那裏，却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

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裏？原來剛才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着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連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才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攜着手回到舵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

滅，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却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替風蓬，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他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着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見的，望着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夠有一，才在九死之中還有一生之望哩。

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綫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烟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着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憐我憐卿，腸斷眼穿，是真是夢！
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却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裏發獸。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了？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吧。”話猶未了，烟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邁遠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綫上

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哩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裏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着一條直綫駛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喬木。武安叫他們三個管着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哪裏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却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鋒利，現時被湖水浸着，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它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得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艙裏這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窗門叫道：“大家都出來吧！”頭一個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着便是十一個孩子，一哄都跑上來。那年紀頂小的，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爲甚麼呢？看官須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

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那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粉屑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淺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個大浪沖來，驅着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沉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哩多遠呢。武安、俄敦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心就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衆道：“不要害怕，船身是沒有壞的，況且眼見着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吧。”杜番道：“爲甚麼

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也跟着道：“是呀，等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呢！”武安道：“你看這浪還這麼厲害，我們若想晃過去，恐怕碰在石礁上，連骨頭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善的，年紀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着，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却不怕，歇一會這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

看官！你說這兩個道理，哪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這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着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夠步行過去，也說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番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個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羣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善、格羅士四人，向來不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嘔氣，也不止一次兩次了。這一路上却爲着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着他，靠着他，但如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

杜番等四人，離開衆人，跑到船頭，看着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敦及衆孩子道：“今天還是我們極危險的時候，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啊！”杜番聽見這話，以爲武安有意譏誚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呢！”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也接着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是！”杜番沒趣，不復

作聲，便怫然帶領他的三個黨人又走開了。

却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略低些。武安拿着個千里鏡，狠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烟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哪裏來的船呀？”俄敦道：“却不能這麼說，便沒灣港，也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為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了。”

衆孩子談談說說間，那風却轉吹西北風了，頂住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餅乾、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起來，預備攜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向左邊。原來這“胥羅”船因為想增加它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擱淺在這裏，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沉了。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舢板船都送掉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也便易，如今却怎麼好呢？”

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陣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却是一隻舢板，擱在船頭舢艙底下，乃是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他偶然尋得，便喊起來。衆人看這舢板，大約只能載得五六個人的，但慰情聊勝無，大家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爲着這個，武安和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舢板還在，便同韋格、乙菩、格羅士三人拖它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幹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

自由！”武安道：“你們想上這舢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禁止我們嗎？”武安道：“有呀，因為你們不顧大眾！”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顧大眾，我們上去以後，再由一個人掉舢板回船載衆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碰石沉了怎麼呢？”乙善推開武安道：“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閑事吧。”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兩面正爭得不可開交，那時若沒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

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敦年紀最長，兼且深沉有謀慮，衆人都佩服他。恰好俄敦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時候浪還這麼大，杜番等若上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於是開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是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敦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約十一點鐘。”俄敦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吃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舢水過去呢。空着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敦這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吃飯去。在吃飯的時候，武安格外留神監督着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吃多，因為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吃了，怕他們貪嘴過度，脹出病來。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呎多深。莫科恐孩子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在暗中和俄敦計議道：“這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着纜舢到岸邊紮緊在石上，

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纜到岸的人，哪個肯做呢？不消說，一定是武安自告奮勇了。

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救生圈都取出來，挨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隻手攙着那小的一隻手，拉住那纜，便可鳧泳到岸。佈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一點鐘內，就是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尚有四五呎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也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纜來，將一頭網在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着武安如此慷慨，代衆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和俄敦共同幫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聳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呱的一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用怕。”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鳧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鳧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個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爲同胞，天地無情磨好漢！

畢竟武安性命如何，且看下同，便知明白。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前回講到武安絞下盤渦裏去，連影子也不見了。看官啊，

你不必着急，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這部書的主人公，死了他，哪裏還有十五小豪傑呢？

却是前兩回胡亂講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到底這些孩子們是哪國的？是甚麼種類的人？這“胥羅”船到底欲往哪裏？爲何沒有船主，只剩這幾位乳臭小兒？我想看官這個悶葫蘆，已等得不耐煩了，如今趁空兒，補說一番吧。

話說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亞洲南邊，有英國屬地一座大海島，叫做新西蘭。那海島最大的一個都會，叫做奧克蘭。那都會一個最大的學校，叫做奢們。那個學校的學生，英、美、德、法各國人都有。大率島中田主、巨商、官吏等有名望人的子弟居多。這新西蘭乃是合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許多島嶼而成的，南島北島中間有一葦衣帶水，叫做庫克海峽，就是取那環游世界開闢新地有名的庫克之名[●]，做紀念的意思。這座羣島，橫亘於南緯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我們北半球的法國、美國、日本，同一樣度數位置。那北島西北角，狹而且長，成個半島的模樣。那半島的頸，不過二三哩闊。這奧克蘭市正在那頸上。

一千八百六十年一月十五日午後，就是這學校放暑假的日期。一百多名學生，個個好像出籠鳥一般，欣欣然回家去了。這兩個月內，是任從他們自由的。這裏頭有一班孩子，許久想繞着這新西蘭羣島沿岸，環游一周，便趁着這空兒，各各稟准他的父母，約定同行。恰好就中一個名叫雅涅的，他父親有這號“胥羅”船，於是各人湊些費用，預備齊全而往。

● 庫克（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國探險家。

却說英國學校寄宿舍的風氣，是與別國不同的，專設種種方法，養成學生自助自治的習慣。所以那生徒的心思身體，都比他國人長成得快些，有一種少年老成樣子。奢們學校學生，共分五級，那第一第二級的，尚係和他父母接額爲禮的小孩①。第三級以上的，大多是握手爲禮的長童了。英國學校風氣，長年生有保護幼年生的義務，幼年生却有伺候長年生的義務，每日送朝飯，刷衣服，擦靴鞋，種種苦差，總是要當的。倘或懶惰不屑，那長年生便刻薄待他，在學校裏頭便站不住了。所以英國的小孩子，個個都是奉事長上，勤謹不過的。

這回搭這號“胥羅”船去游歷的，共有十四人，自第五級至第一級，都有在裏頭。杜番、格羅士在第五級，年十四歲，都是奧克蘭市富豪子弟，田產最豐。他兩個本屬從堂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問優等，但有一種統袴子②脾氣，萬事皆要居人之上，因此各人起他個綽號，叫做“闊少杜番”。他看見那同年同級的武安，滿校人都敬重他，心裏有些不平，每每要和他對拗，這也是勢所必至了。至於格羅士，却是一味捧着他那杜番阿哥，像菩薩一般，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孩子罷了。巴士他和杜番同庚同級，也是市中一個巨商之子，爲人靜和有思慮，勤勉有才智。乙菩十三歲，韋格十四歲，都是第四級的，有中等的才智，父兄親戚，都是富豪官吏。雅涅、沙毗兩個，同庚的十三歲，都是第三級。雅涅的父親，曾做海軍官員，今已退職。沙毗的父親，從英倫本國初來的，也是個大富翁。雅涅最愛彈手風琴，寸

① 原註：“十歲以下的童子，見所親皆接額爲禮。”

② 統袴子，就是闊少爺。